

花蓮人的夢魘

穿單腳雨鞋逃命

民國三十五年出生的林翠雲雖然對民國四十年發生的花蓮大地震沒有特別深刻的印象，但是由於大人們對那次地震銘刻在心，在茶餘飯後一再提起，因此她對那次地震也是耳熟能詳。

地震那年，她的大阿媽正在唸花蓮簡易師範學校（現在花崗國中的前身）的音樂科。地震過後，她的外公焦急異常地趕到學校去探視女兒，發現學校以簡易建材蓋的茅草屋幾乎全倒，學校裡卻空無一人，急得他到處找人。後來聽說，因為學校怕出意外，把全校師生都撤到美崙的高處避難去了。

TZU CHU FOUNDATION

「快海漲了！快海漲了！趕快跑哦！」翠雲的一個親戚正在穿雨鞋，準備到田裡工作，聽到一陣轟轟然的奔跑聲還有鄰居慌張的吶喊，一時手足無措，也跟著拔腿就跑。一直跑，一直跑，不知跑了多久才跑到山上，氣喘如牛地坐下來休息，這才略覺安心。驚魂甫定，聽大家議論紛紛，一位鄰居問他：「你的雨鞋怎麼只穿一隻腳？另一隻呢？是不是連雨鞋都跑掉了。」他一回想，當鄰居叫他跑時，他正在穿雨鞋，只穿了左腳，看到逃難的人驚惶失措爭前恐後，好像洪水猛獸在後面追趕的樣子，他自己感染了危險緊張的氣氛，根本忘記還有一隻腳沒穿，就跟著大家一起跑了；而且跑了那麼遠那麼久，他自己都沒發現，可見情況之危急！

而花蓮地震特多，每次地震，翠雲總會聽到大人們「複習」地震時的恐懼情形，她的祖父總會以「說到地震，我最怕……」來起頭。她的祖父小時候是住在台南白河，有一次到山上去放牛，他把牛放在草地上吃草，自己就爬到一

棵大樹上休息。在睡夢中，他突然間感覺一陣晃動，幾乎被顛下樹去。原以為是有人惡作劇，用力撼樹要把他搖下來；但他放眼尋找，空曠的山野並無他人。

此時，遠方綿延到山邊的甘蔗田，連接半人高的草地，甘蔗葉受了震動，如大海浪般潮湧。看著洶湧的蔗浪一波波地溢過來又湧過去，聲音也如同滔天巨浪般澎湃驚人，一時間竟覺得天地萬物都會被這無邊的巨浪吞噬掉，而自己一個小孩子孤坐樹上，就算喊破喉嚨也沒有人來救，似覺被全世界拋棄了，而他就快被追逐的巨浪滅頂。當時的恐懼與無助，經過數十年依舊驚悚如昨！

在大人的地震恐怖經驗傳承下，翠雲對地震的恐懼也是根深柢固。她記得在十幾歲的時候，有一天黃昏，她正為妹妹洗完澡，把妹妹放在床上要幫她穿衣服的時候，感覺到一陣強烈地震，她心一慌，一把抱住妹妹就往外衝。到了

外面街上，媽媽問她「妳妹妹呢？妳怎麼一個人跑出來？」她低頭一看，原來她懷裏抱的是妹妹的衣服，而妹妹還在床上，此時因受驚而哇哇哭叫。好在地震很快就停了，房子也安好無恙，否則若妹妹有什麼閃失，她可要愧疚一輩子了。

翠雲的父親林光華，民國十二年出生在台南，父母親都到玉井的山上面工作，把他寄養在一位遠親家，在玉井國小念書。記得才剛入學不久的一天清晨，大概是冬至吧，他正在吃湯圓，家裏來了客人，伯母就盛了湯圓請客人一起吃。此時突然來了一陣地震，天搖地動地非常強，倚在牆壁的藥櫥整個翻倒，那位客人趕快去撐住，才沒壓到他；但整鍋湯圓跟桌上的碗，連著碗裏的湯圓都搖到地上，碗碎掉，湯圓也不能吃了。在日據物資配給的時代，能吃到湯圓是極不容易的事。他到學校，學校也因為地震無法上課，因此，這次地震讓他惋惜至今，印象極其深刻。

沒多久，父母又把他帶去台南大內的外公家，在大內念到國小畢業。有一次放學途中也碰到地震，當時小路兩邊種滿蕃薯葉，蕃薯葉也是隨著地震翻飛如浪潮湧，而天空剛好又飛過一架轟炸機；但覺天地夾攻，讓他怕得要死，迄今印象深刻。

他的外公後來到台東關山開農場，帶了許多台南鄉親一起去開墾，他也隨著父母遷居關山。他長大後搬來花蓮，他的父親年紀大了，也曾經搬到花蓮跟他一起住。本來以為會較少遇到地震，但又發生好幾次大地震；直到民國七十五年那次，統帥飯店被震裂了，有家百貨公司也震得傾斜，他的父親嚇怕了，又跑回關山去住。因此，台灣人的搬家，似乎或大部分與地震有些關連。

被甩出火車的女孩

花蓮瑞穗國中的老師張新儀，民國五十年分發到花蓮市教書，六十年結婚後才請調到瑞穗，六十一年就發生瑞穗的大地震了；災情之嚴重，連國中的地球科學教材中都編了進去。

張新儀說，地震那天，他正好去玉里開會，結束後正是傍晚。那時正坐在火車回瑞穗，地震開始時，他們在火車上還沒什麼感覺；後來越搖越嚴重，發現火車怎麼左右甩動得非常厲害，還有人由坐位上被甩到地上。張新儀趕緊扳住一旁的茶水架，才勉強維持在坐位上，心裏覺得火車好像要出軌了。這時又聞到一股東西磨擦的怪味道，大家都以為火車撞到什麼東西了，若是翻車，那不是凶多吉少？因此大都緊張得死抱著茶水架或坐椅，謹防意外。

這時，火車已經快到瑞穗了；慢慢煞車進站時，與另一列火車會車，稍微

撞到月台，才停下來。張新儀下車後見月台被火車撞缺了一角。他的太太當時懷孕，挺著大肚子來接他，跟他說剛才發生地震；她從候車室看出去，看到載滿原木的卡車也被震得左右嚴重晃動，驚險至極。他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是發生地震。

火車停妥後，機務人員及火車站的站務員都急急忙忙往後面跑。他們看到鐵軌有幾處彎曲，就出了火車站。一路上到處一片狼藉，飯館、西藥房，所有的商店的架子、貨品玻璃櫃全部倒得橫七豎八，把店面中間的走道全部塞滿了，根本無法行走。

回到學校宿舍，也出了一些狀況：地震時有些老師正在吃晚飯，連盤子都飛出門外去了。而學校的理化實驗室，因為化學藥品倒下而起火，幸好有位老師就住在實驗室旁邊，趕快取滅火器滅火，平息了一場可能發生的火災。

此時又傳來一件噩耗：剛才張老師坐的那列火車，有四位玉里高中的女生因為火車快到站了，提早走到車門等火車進站，在火車遇到地震甩動時被甩出車外，造成二死二重傷；其中一位死亡的女孩正是瑞穗國中主計主任的女兒，老師們都到現場去協助處理。晚上，未婚的男老師則自告奮勇，都留在鐵軌旁邊等候，以免屍體被狗或其他動物咬噬。

那次的地震，對瑞穗居民真是恐怖的經驗。地震時，許多摩托車騎士都摔得東倒西歪；因為發生在晚餐時間，很多家庭的飯菜都打翻了；有一個奶奶燒了開水要為小孩洗澡，才將開水倒進澡盆，還來不及放進冷水，小孩子就被震得摔到澡盆裏全身燙傷。而花蓮酒廠也損失慘重，據說被震破、震倒的酒甕、酒甕不計其數，可能有幾十卡車之多，流到水溝的酒，好幾星期都還聞得到濃醇的酒香。

張老師說，那次地震摔傷、外傷極普遍，而經此次事件之後，學校都會要

求學生，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火車再怎麼擠、怎麼晃，絕對不要站在車門處，一定要擠進車廂裏頭才安全，希望學生都能記取那次的慘痛教訓。

裂開的土地

現住在花蓮富里鄉豐南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的宋忠悟，民國四十年的花蓮大地震時，是二十多歲的年輕小伙子，才跟隨部隊從大陸來台不久，在花蓮市進豐街兵工保養場（現已遷移到市郊的南華）服役。因為還沒有廠房，所以部隊借宿在宜昌國小駐紮，方便廠房慢慢蓋。

他說，那次的地震之大，是他第一次遇到。當時位於南埔的空軍防校地上裂了一條大縫，約二到三尺長，很深很深，但很快就合回去了，來不及測量。

那時候各種謠言四起，主要是說花蓮的地殼裏面是空的；而老人家則產生海嘯的聯想，因此造成民衆的大恐慌，軍方的登陸艇也因此有所動作。不過，實際上沒發生陸沈、海嘯的大災害，倒是接著地震而來的大颱風，把大樹都吹倒了，進豐街淹了一尺多高，對部隊造成的災情，比地震還慘。

如今，在花蓮住了大半輩子，他說，台灣東部的大地震大都發生在花蓮東部的深海處，對陸地的影響不大；地震的時間也沒辦法準確預測，能有什麼防災計畫？還不是習慣性地搖一搖、晃一晃，就過去了嗎？

謠言滿天飛

民國三十二年次的高振邦還記得，民國四十年大地震時，他才七、八歲。中午剛吃飽飯，由後面的飯廳走到前面的客廳，到了前面的走廊上，就感到一

陣強烈的搖晃，震動的程度極大，他一時反應不過來，站都站不穩就摔了出去，趴在地上好久才逐漸平靜下來。他爬起來往外一看，才發現街上一整排房子，除了自己家外，十幾間木頭結構的房子都倒了，若非他摔出去就可能被壓到了。

高振邦家也不是蓋得堅固或建材講究，而是因為家裏開工廠，工廠大車床的大輪子是用平面的皮帶帶動，因此從天花板做了木架吊著，牆壁上又釘了一個架子支撐，屋子裏因此多了許多補強的結構，結果居然因此而逃過一劫！

大地震後，高振邦用一個「亂」字形容。起初，大人們都忙著救人；後來謠言開始滿天飛，主要是說花蓮的地下是空的，大地震會造成陸沉，而且還有更大的地震還未降臨。因此很多人都拋下手邊的工作往高處跑，造成花蓮很長一段時間人心惶惶，晚上都在外面空曠的地方餐風宿露。

「住在花蓮的人，好像比較歹命，要比別人多受很多地震之苦！」高振邦心裏有這樣的感覺。但畢竟是自己生長的故鄉，久了就習慣了。「除了把放在高處的東西放下來之外，也沒有別的辦法呀！」

竹子與茅草搭的簡易教室

「大地震，就是要住外面，在空曠的地方野營。」這是瑞穗國中總務主任古贊成小時候對地震的印象。

古贊成說，他只記得小時候家家戶戶都很窮，除了學校外，沒有一家有磚瓦建築的房子。一般居民都是住茅草房——竹子編成片狀，外面糊上厚厚的泥土，有的也混入其他材料，屋頂再用編好的甘蔗葉子厚厚地鋪上一層，就是最好的住家了。

大地震後，家家戶戶都在庭院前面或空曠的地方搭臨時棚架棲身，有的就只把草蓆被褥搬到戶外就地作息。當時村子裏沒電，也沒報紙，大家都很驚惶，只記得在戶外野宿了很久、很久，大概有十幾、二十天吧！

當時，瑞穗國小的圍牆及教室也全部倒塌，學生們都在操場的大鳳凰樹下上課；校舍則由家長全部出動參加勞動服務，搭起竹編茅草頂的簡易教室，對學生來講，倒是畢生難忘的新鮮往事。

TZU CHI FOUNDATION